

高山云雾出好茶

孟 屯

谈论“茶”，我是外行。因为体质瘦弱，不宜饮茶，偶陪客人品茗，也会醉茶。但是，我喜欢茶树，所以，见识过几种名茶。

唐代茶圣陆羽《茶经》曰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”所以，要喝好茶，看古茶树，得往南方走。

天下名茶数龙井

2014年春天，我们在杭州小住两月，有机会到西湖龙井村，去看那里的茶园古树。龙井村在狮峰山下，进村走一段山坡路，迈进龙井山园，选茶桌落座，近处石壁上有一小泉水流进石槽。两杯新茶上桌，叶绿汤青，真如古人描述的，“甘香如兰，幽而不冽，啜之淡然，似乎无味……此无味之味，乃至味也。”这“无味之味”，正是西湖龙井的“至味”。

西湖龙井茶有狮峰、云栖、虎跑、梅家坞几个核心产区，以狮峰为最。且以“明前茶”为上乘珍品。所谓“天下名茶数龙井，龙井上品在狮峰”。

起身往前走，便是狮峰山脚下的胡公庙，庙前有十八棵茶树，这就是乾隆皇帝所封的御茶。

胡公庙很有名，供奉的是北宋清官胡则。胡则是浙江永康人，为官清廉勤政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爱戴。退休后，回归故里，葬于杭州狮峰山下老龙井，当地百姓一直把老龙井称为“胡公庙”。

史料记载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四到龙井茶区。他评价龙井茶时说：“入口香冽，回味极甘，其近狮子峰所产者，逊胡公庙矣。然已非他处可及。”所以，胡公庙前所产的茶是最顶级的龙井茶。泡一杯龙井茶，喝出的是独特而骄人的龙井茶文化。

十八棵御茶，已成为西湖龙井的形象和象征。如今，十八棵御茶树一米多高，生长旺盛，乾隆御笔“御茶”两个大字刻立于茶园旁。

有联曰：“壶中生花香浓眼，忘却风尘如仙台。”

“正山小种”蕴精华

最近，朋友送了一盒武夷山茶，老伴喝上了瘾。正巧听说武夷山东北部天心岩下九龙窠陡壁上，长着几棵大红袍始祖茶树，已有千年的历史。

这几棵茶树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所以，我们与朋友相约来到武夷山。在“武夷山自然博物馆”，翔实的武夷山茶文化介绍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“正山小种”红茶，有独特的高香，与该地区的地势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桐木村的几个自然村拥有4000多亩茶园，均分布在海拔700—1200米的山体下部或峡谷地带。这些地区森林密布，降雨量丰富，相对湿度大，云雾缭绕，夏季凉快，冬季不严寒。昼夜温差小，不冷不热，极适于茶树生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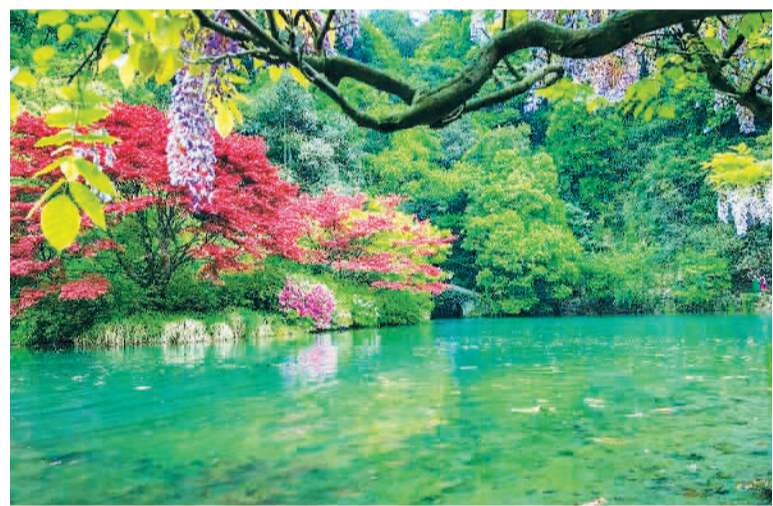
当地人介绍，“正山小种”的“正山”，是指“高山所产”、正宗之意，而“小种”，是指其茶树品种为小叶种，且产地地域及产量受小气候所限之意。

走进大红袍景区的山谷，一股清新扑面而来，山与水浑然一体。沿着山崖小道攀爬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九龙窠崖下。我们站在岩下仰望几棵大红袍母树，虽历经沧桑，仍枝繁叶茂。

在武夷山一周，我结识了几位朋友，他们生在武夷山，长在碧水丹山，已经和武夷山水、武夷山茶、武夷文化融为一体，他们虽各有职业，但都是茶的专家。

一般的茶叶，冲泡三四次就淡而无味了。而武夷山的“正山小种”“大红袍”等几种名茶，冲泡10次以上仍余味无穷。当地有一则顺口溜：一泡水，二泡茶，三泡四泡是精华，五泡六泡有余味，七泡八泡也不差。

《茶经》曰：“茶山之土，‘上者生烂石，中者生砾壤，下者生黄土。’武夷山拥有峭峰深壑，烂石



西湖龙井村风光。

来自网络



庐山雪后瀑布云。

丁 敏摄（人民视觉）

砾壤，迷雾沛雨，早阳多阴。武夷茶独享大自然之惠泽，奉献给人们以独特的“岩韵”。

庐山云雾酿醇厚

我曾多次到庐山，落脚点就在牯岭街中心路北山坡上一栋三层小洋楼里，著名的庐山云雾茶的主要产区汉阳峰、五老峰等就在这前后左右。

庐山种茶，历史悠久。据明代《庐山志》记载，东汉时，庐山僧侣云集，他们攀危崖，冒飞泉，竟采野茶。在白云深处，劈岩削谷，栽种茶树，焙制茶叶，命之云雾茶。东晋时，名僧慧远，在庐山居住30余年，聚集僧徒，在山中种茶制茶。唐朝时，庐山茶已很著名。

庐山云雾茶，风味独特。人们通常用“六绝”来形容庐山云雾茶的特点：“条索粗壮，青翠多毫，汤色明亮，叶嫩匀齐，香凛持久，醇厚味甘。”

1971年，庐山云雾茶被列入中国绿茶类的特种名茶，1982年在江西名茶评比中，位列八大名茶之首。

游庐山，从山下眺望，山势连绵起伏，淡青色的群山宛如秀美画屏矗立在遥远的天际。走进山谷，车窗外山道连绵逶迤，如龙蛇盘旋奔走，一路林木葱茏，秀色欲滴。

庐山常年云雾缭绕，泉水潺潺，年均190多天有雾。长江和鄱阳湖的水汽蒸腾凝聚，铸造了庐山的优美风景和神奇景象。这种云雾景观，不仅给庐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更为茶树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条件。

庐山云雾茶，风味独特。人们通常用“六绝”来形容庐山云雾茶的特点：“条索粗壮，青翠多毫，汤色明亮，叶嫩匀齐，香凛持久，醇厚味甘。”

古老茶祖看滇红

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说：“世界最大的茶园在中国，中国最大的茶园在云南，云南最大的茶园在临沧。”临沧生长有万亩原始野生古茶树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面积最大、树龄最长、海拔最高的原生古茶树林。而在临沧，还有一棵全世界最古老、最粗大的栽培型古茶树。这棵古茶树，当地人称为“锦秀茶祖”，生长在临沧凤庆县小湾镇锦秀村香竹箐自然村。

2018年12月9日，我们来到了临沧，次日一早便赶往“锦秀茶祖”所在地竹箐村。车子出城，从砚湖公园边开始爬上多弯路窄的山道，一边是悬崖，一边是峭壁。车子时而云上，时而云下，时而云雾之中，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路上盘旋。

正午时分，车停茶王村口，抬头一望，“锦秀茶尊”牌坊赫然眼前，目无旁顾，急登百级石阶，转过几道平台，终于见到盼望已久的“茶祖”真容。高高的山坡上，茶祖在千百棵子孙树的簇拥下，显得格外苍翠挺拔，在蓝天白云映衬下，那生机盎然。

告别茶祖，徐徐下坡，宽宽的石阶步道，两旁几步就有一个石砌方池，栽种着新茶树，在冬日阳光下，一些茶花显得格外鲜艳。

对于当地人来说，茶树是大自然的恩赐，一山连一山，一片连着一片。在凤庆，可谓家家种茶，户户卖茶，茶，是百姓的生命。

数百年来，成百上千匹骡马，穿梭在茶马古道上，把茶叶、土特产运送到西藏、内地和海外，驮进盐和日用百货。古道功绩，凤庆人永远不会忘记。

凤庆种茶制茶历史悠久，近百年来，香高味浓、滋味醇厚的“滇红茶”，蜚声四海，香飘万里。

行天下

赶冬天台山

范伟锋



北国已是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，浙江天台山时而风和日丽，时而月朗星稀，冬似乎还是遥远的事。

若不是那场华顶雾凇，秋冬的概念早已揉杂不清。走进这冰雪童话世界，才知冬一点不逊色秋，独特的韵味美景自然是赏冬的好去处。

这里群山围裹，莲花拱顶，是天台山主峰。作为国家森林公园，华顶长满树龄几百年的云锦杜鹃，经过春夏烂漫争艳的怒放后，此刻通体透明的结晶体附着在这些高大灌木上，吸收天地精华，静静休养生息，等待来年的又一次莺飞草长。

杜鹃玉树又系上了红飘带，一对男女击掌互誓，相约白头，华顶雾凇成了爱情的最好见证。寂寥中，你不由得双掌合十，闭目聆听雾凇腹语，感受自然静默。天地人的浑然一体，荡清了你内心的尘埃。“浓”也就变成了“松”，人与人之间也透明了。

当游客在查干湖冰捕鱼，天台山母亲河始丰溪仍流水潺潺。把手伸进溪里，水竟是那么温润柔和。江南的冬天甚少下雨，但始丰溪永不干涸，滋养着两岸无数

百姓。溪面上冒着薄薄的水烟，湿地公园水草一如既往地丰茂。几只白鹭停在江渚上，几只藏在芦苇中，几只忽地惊起扑飞。好一幅清溪落雁图。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溪旁绿道散走着不肯安眠的市民。月光洒下，水波不兴，鱼翔浅底。石桥下，一位老者静静地垂立鱼杆，不急不躁地独钓寒江雪。冬温润了，时间也就停止了。

溪之南的岸丘上，整排整排地晒着豆面。这既可以当主食，又可以做菜肴，由纯豆类或番薯做成，比粉丝略粗，是当地特产。冬天制作的豆面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，老少皆宜，是当地百姓的必备年货。

三代祖传，用料正宗，货真价实，许阿大制作的豆面供不应求。默默坚守，辛勤劳动，豆面养活许阿大全家六七口人。即使寒风凛冽，吹裂双手，许阿大一家生计在冬天便有了着落。冬天成了像他一样特殊职业者的春天。勤劳的中国人，是不分严寒酷暑的。馋涎欲滴着冒热气的葱花豆面汤，手抓蘸着红糖的大路下村年糕，这些江湖菜温暖了天台山，也温暖了整个冬。

大山深处的冬夜早早来临，英科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人已然酣睡。村后的毛竹林被山风吹得哗哗响，老范头家的篝火正旺呢。上年纪的老两口在村口翘首盼着。马上就是老范头几个儿女回家过年的日子，那一炉膛篝火照亮着他们的漆黑回家路。不一会儿，大黄狗“吠吠”地直奔村岗头，几声风尘仆仆的“爸、妈”，老范家迎来了一年难得的相聚。格子窗里传出的欢笑声回荡在山村上空……

冬天，是中国人团圆的季节。等到冬的来临，浓浓的乡愁才好一并清零。

庆祝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闹冬是必须的。这是为了赶走寒，与冬进行的一场对抗秀。

天台闹冬的高潮是“台阁闹年”。台阁是天台山最具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。四人以上壮汉抬着阁子式的木柜，歌唱似的吆喝缓缓行进，整个台阁做工精致，配以各种装饰，台上童子扮作各相，在灯光映衬下，煞是好看。

沿街花灯璀璨夺目，几十桌台阁一一亮相，中间穿插舞龙、武术等各种表演。整个县城流光溢彩，万人空巷。最具特色的台阁是“济公斗蟋蟀”，一声声“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”，小济公惟妙惟肖的表演，引得观众阵阵喝彩。这是人们对出生于此地的济公最好的怀念，也是对对发源自内心的欢愉。

一场盛宴过后，始丰溪的水流得更欢了；华顶上的工人开始整理杜鹃；许阿大正把晒豆面的架子收起；老范头已经到后山满地找笋了；台阁上的童子褪装后，天天追问何时再次登台。谁说希望的种子不能在冬天萌发？

最美好的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丁点儿雪下了，是江南冬天的浪漫事。边开车边听音乐，行驶在蜿蜒的几十里天北线上，追赶着如梦如幻的雪花，一种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的行天下感觉油然而生。

当朋友向我娓娓讲述在天台山的冬遇时，我的身体早已随着心柔软了，按下暂停键，即刻出发，去天台山赶冬！

上图：天台山冬景。 丁必裕摄

拜水安丰塘

魏泽清

安丰塘，长什么样？是像合肥董铺水库碧水映蓝天，还是像天鹅湖畔绿意葱茏，亦或是像巢湖一样烟波浩渺？

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一个冬日，独自从合肥坐车去寿县行走，站在古城墙上瞭望，霜铺田野，白茫茫一片。那时，我孤陋寡闻，不知寿县有个名贯古今的安丰塘。

一晃，人生之年已至夏秋。季节已越入了冬天，雨时不时敲打车窗，朦朦胧胧，用手拂拭，风景扑面而来。

冬日的寿县大地，少了些葱绿，却也色彩斑斓，有翠绿，有深褐，也有林木的金黄和收割后稻桩的枯萎……

自小在巢湖边泡大的我，对水有一种特殊深厚的情愫。

安丰塘，哪里是塘？分明是大湖，是庞大的千年水系，是春秋时期楚国建造的伟大水利工程。我曾站在安徽省博物院的安丰塘水系图前久久凝眸，2500多年前，何以修建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？需要多大的雄才伟略和智慧？

安丰塘的碧波在我心中荡漾。踏上这片土地，心为之悸动，我知道我不是来行走，而是来膜拜的。

秋冬干旱少雨，安丰塘的水位一退再退，滩涂裸露，一层一层的水线毕现，偶有一两块菜地，为茫茫寂寞单调的滩涂妆点一些新绿。

寿县的古老大地，深邃又博大，我步履轻盈，生怕一不小心踩疼了楚王的神经、汉王的脉搏，踩坏了他们善饮的爵、煮煮羊肉的大鼎和载歌载舞的节拍。

目睹这涛涛不息的安丰塘，一望无际，纵横捭阖，多么宽广的襟怀袒露。只有拥有大智慧的人，才能造就这般千古不朽的安丰塘。

水滨有一亭深入湖中，飞檐翘角，凌空欲飞，似湖中一只大雁展翅。我伫立亭内，观塘听涛，涛声在胸中激荡。湖心岛像水墨画带而过的一抹淡墨，对岸隐约成一条线，消失于波峰浪谷中。任凄风冷

雨肆虐，我向偌大的安丰塘施以一拜。

从少年到青年中年，一路走来，不知做过多少水之梦、湖之梦。要是能回到少年时代，我定横渡安丰塘，畅游到对岸去，以狂飙浪浪表达对安丰塘的膜拜与钟爱。

千年安丰塘，古老而年轻，贯穿古今的水系，在灌溉寿州广袤田园的同时，哺育多少代人，塘中的蟹鱼龙虾，又滋养了多少代人。

期待有朝一日，安丰塘以王者风范，以厚重的历史，以崭新的面目和丰厚的人文气息与中外游客见面。

下图：安丰塘风光。 郑金强摄（人民视觉）



欢迎关注本微信公众账号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